

鳳梨·奉黎

天剛未亮，厚重的大門儘管輕輕帶上，響起低沉的關門聲，那是戰爭即將打響前的號角，是預備進攻的戰鼓，準備衝鋒陷陣的象徵。每逢七月，不僅是最勞累辛苦，也是驗收一整年的時刻。

在還沒有完整的記憶時，只記得被父親從床上喚起，邊揉著惺忪的睡眼，套上長褲、戴上袖套，坐在父親的小貨車上，向漫漫的田埂直直駛去。阡陌縱橫的田野被甫探出來的曙光照亮東半邊，晨間微微的涼風沁入皮膚，皮膚呼吸著早晨的活力。貨車「轟隆隆」地駛過農村，人們也紛紛全副武裝，下田開始今天一整天戰爭。

「這個叫做目，每個品種的目都不太相同，也可以用目來辨認品種...。」

我也不是太在乎父親說了什麼，一早被從美夢中叫醒，心裡只想著何時能結束，趕緊回到被窩裡，好好睡上一頓安穩的覺。父親看看我毫無興趣的樣子，便默默背起簍子，開始了一天的例行公事。父親踩入荊棘遍佈的叢林裡，為的是營救出道道尖刺中那一顆顆飽滿成熟的鳳梨果實，雖然不若當年郁永河「斫榛莽，焚茅茷」那般艱辛，行列來回之間，逐漸累積的重量在肩上愈來愈沉重。

一簍一簍的鳳梨從籃子裡被取出來，想像自己是田園中唯我獨尊的皇帝，做起鳳梨園間的春秋大夢，一個個裹著衣裳的寵妃等著我一一臨幸，把它們排成一行行疊作一座鳳梨小山是我寵幸「眾愛妃」的童年臆想。比起車上各個嬌豔的後宮三千佳麗，我更有興趣於空中飛舞的蝴蝶仙子，它上下曼妙的舞姿，使我的心神也隨著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心蕩神搖了整個夏天的早晨。在田間穿梭的父親，是稅賦勞役永遠沉重的百姓，挑起千斤重的簍子，籃籃鳳梨朝著我乘的華輿進貢，裡面裝滿了家計、生活，對於這麼辛苦的日子，從來沒有一絲絲怨言。

甫升上高三那年暑假，總將慘綠少年的情懷託付於文學，思忖著該用什麼更艱澀的字把青春填滿，不若童年揮著兔、狼毫不分的柔翰，豪氣於宣上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拼湊出再三思量的字句，儘管完成了也不因斟酌出聲牙詰屈的字句而滿足，反而感到無盡的空虛，好似雄偉的沙堡被一陣浪打上來，辛苦堆疊的文字也就蕩然無存；投出的稿件也如同落入水中的石子杳無蹤影，每次的付出都好像成了永遠不會有回應的呼喚。對於文學、自己的質疑淹沒了自己，在追求更卓越的文字技巧的同時，情感與初衷也逐漸窒息。滿懷失意的我乘上火車，踏上返家的歸途。

夏天正是鳳梨採收的旺季，過去的暑假總在田中過完，今年因學校課業，獨自一人住在市區而無法到田裡幫忙，那天回到家中，看著父親被汗濡濕的背影，心中也浮現了異樣而難以言喻的感覺，赫然發現「汗滴禾下土」不再只是出現在課本的詩裡，是真真切切地在人生中被閱讀、朗誦品味著。

多年與冰冷的鉛字排版為伍、透徹文字多重組合的奧妙、深入剖析文章的血脈肌理，卻不曾回家學習鳳梨壽命有多長？交錯的鳳梨目上藏著什麼秘密？父親渴望將這些傳遞給

下一代，讓這些知識保留下來，使土地能夠有人接手，而我單方面選擇中斷父親渴望教導的一切。

父親打從年輕時接下祖父的土地後，便堅持了三十餘年，仍然每天早早出門，即便拖著病體也要完成每日的例行工作，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展現了對於農業的熱忱與對自己工作的責任心。心中對於文學、自己的質疑好像也慢慢有了答案，「路漫漫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不必探頭進楚辭；「鍥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」也不用求於荀子，眼前的父親，就是答案。

「孩子，你必須知道農夫為什麼偉大？他們將自己奉獻給黎明，為天辛苦耕耘，天才報以豐碩的穗實，人們才能共同享用來自天上的美好。」童年父親的一席話如今猶言在耳，伴隨著成長，許多意義也才從這段話裡慢慢發酵出來。

父親將自己奉獻給黎明，成就了飽滿的果實，總能在下午的蔭涼，嘗一口早晨的滋味。那些酸甜，是家庭的責任；是土地的熱愛；是對農業的堅持，用汗水澆灌、用愛滋養，換取破曉的碩實。

字數: 1512 字